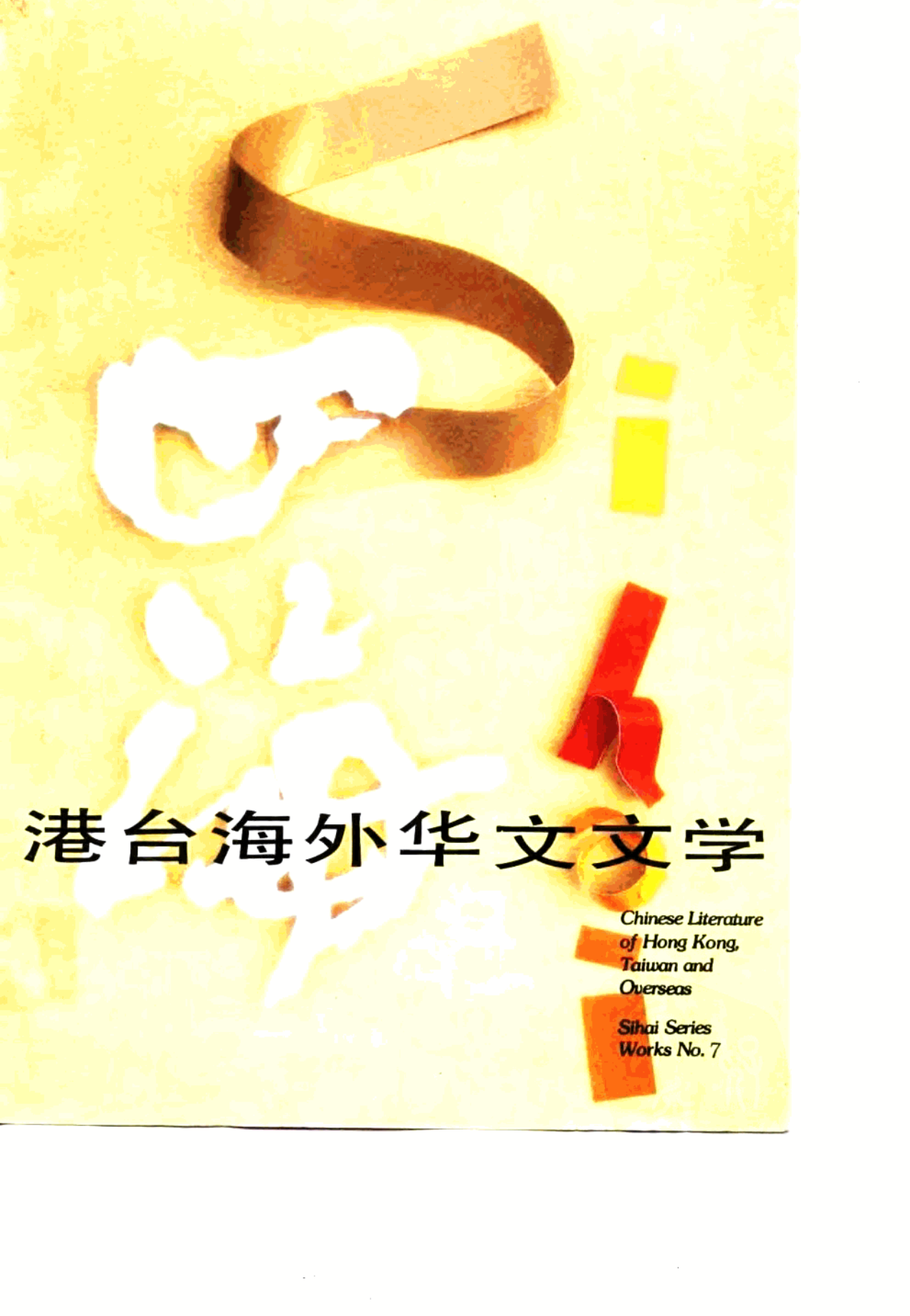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*Chinese Literature
of Hong Kong,
Taiwan and
Overseas*

*Sihai Series
Works No. 7*

《四海》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秦 牧 李 庚

顾 问 萧 乾 翊 望

黄秋耘 杨 越

曾敏之〔香港〕

赵令扬〔香港〕

聂华苓〔美国〕

执行编委 邢 沅 李树政

编 委 (按姓氏笔划)

王晋民 许翼心

周 青 贺 朗

彦 火〔香港〕

封祖盛 梁建生

驻香港特约编辑 东 瑞 张钊贻

编委会通讯处:

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编委会驻穗联络处:

广州环市东路377号

《黑色的部落》——秀峦山村透视

在美丽的宝岛台湾，有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半原始山村。那里，原始的烧垦农业、狩猎业、婚俗、纹面、宗教和禁忌，吸引着众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。亲爱的读者，你了解那个神秘而古朴的黑色部落么？那么，请看这篇别开生面的纪实文学作品吧。

《卡拉OK》

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年轻女子，在到处充满陷阱的社会里苦苦“奋斗”。她“下海”当舞女，以笑靥和肉体博取金钱；她开起酒吧与地下舞厅，不顾人格尊严而牟求刺激和快乐。精明的女老板，沉溺酒色的大财东，漂亮的陪酒女郎，潇洒的男招待，以及保镖、警察……无不描绘着台湾的一场恶梦。然而，当恶梦醒来，等待她的是什么呢？

《三十五岁》

许多年来，在家里，在讲台上，他过于小心翼翼地做人。这种过分的小心葬送了他的初恋。当35岁将届的时候，他几乎又一次失去即将迎进家门的女人，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。在生命复苏之后，他的心灵和爱情也终于复苏……

《夜快车》

没有告别丈夫也没有告别孩子，一个美丽的少妇逃出家门，登上了夜行快车。在通夜的疾驰中，她与一个陌生的男子“同病相怜”，两情依依。不久，她的巨款告失。当夜行快车到站的时候，那个男子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她的面前……

《苦恶鸟》

一个童养媳回来了，回到了曾两度逃离的家乡。一身豪富，满面春风，故友们知道她在城里改嫁了有钱人，并且“生了三个儿女”。可是，谁能料到，她给人家做小老婆，岁月愁苦万端呢！苦恶鸟，苦恶鸟，从台湾岛苦恶鸟的叫声里，可以听到一个今天发生的古老而辛酸的故事。

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作品七辑 目 录

散 文

张秀亚·父与女(外一章)

许达然·城市印象

舒 非·海那端的西西

海上文存

白先勇·望帝春心的哀歌

——读杜国清的《心云集》

海天·岁月·人生

张系国·情报贩子及其他

欧阳子·我如何走上了文学写作的路

七等生·我年轻的时候

封二 沈善璠·《荷》

封三 陈文希·《渔村》等

封底 黄瑞璠·《红谷》

本期文字编辑 李江南 李珊利
本期美术编辑 蒋 明

纪实文学

古蒙仁·黑色的部落

——秀峦山村透视

许台英·卡拉OK

李利国·海洋的看守

——目斗屿上的故事

陈惠琪·吃软饭的男人

小说

许家石·三十五岁

林雯殿·爱

林振聪·苦恶鸟

符兆祥·夜快车

诗

韩牧·『阳关三叠』(外一首)

杜国清·『寂寞的猎者』(外一首)

105103

95 87 76 59

41

33 21

4

黑色的部落

——秀峦山村透视

因 缘

秀峦村位于新竹县尖石乡的荒山之中，可以说是一个与世远离的半原始部落。笔者之所以知道这个地方，还是从长跑名将张金全那儿听来的，他知道我平时喜欢乱跑，就要我到那里去看看。其实那地方是什么样子，连他也不知道，他也只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。

传说中的秀峦村泰雅族，是全省山胞中最凶悍的一支，性猛烈，好战斗。日据时代，日本警方为了讨伐他们，爆发了著名的李松山事件。战事之惨烈，真可媲美雾社事变。六十年前的鲜血与头颅，染红了大嵙崁

溪的黑水浊浪，堆高了李松山的云霁雨露。今日翻开这页史册，依然令人怵目惊心，震栗不已。

对于这样的一个荒山部落，笔者的兴趣就格外浓厚了。当时搜集了一些入山的资料，也透过几个朋友去安排行程住所，都没有结果，于是就将深入部落的计划暂时搁下来了。

以后，笔者到了礁溪，在参加一次村人的丧礼时，认识了回乡奔丧的钟姓警员。那时他服务的地点赫然就是秀峦村的新光派出所。笔者向他提起有关入山的计划，并希望能在该处停留较长的一段时间。承他慨然相助，笔者积压已久的这个心愿，终于得以实现了。

● 古蒙仁
图 侯国良



半个月之后，我们在新竹的保安队会合，笔者就开始了一段充满神秘刺激的探索，向一个未知的、传说中的黑色部落。

一、茫茫天涯路

竹东是尖石乡的出入门户，不管是公路或铁路，都需跨过这个门槛。铁路的终点只到内湾，新竹客运通过尖石乡的检查哨之后，可直达那罗。因尖石乡属山地管制区，平地人在进入检查哨之前，先得在九赞头的横山分局办好入山证，否则休想越雷池一步。

那罗属锦屏村，位于那罗溪西南边，标高五百公尺，是新竹客运的终点站。从这儿开始，就得徒步，约四十分钟可抵达道下。

这段山路尚称平坦，那罗有一家计程车行专跑这段道路，所以实际上秀峦村的对外交通，可以延伸到道下。山上运下来的竹子香菇，也多在这儿集散，故它又具有产业道路的功能。

从道下开始上坡，是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。几个盘旋之后，经过一间泰雅人经营的小店，两旁开始出现高及人头的野草。野草丛中，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，小径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块；除了野草石块外，看不见任何东西。一小时之后出了野草丛，小路便紧贴山腰，陡峭的攀上高峰。四周尽是一片浓密的参天巨木，见不到丝毫阳光。由于长年缺乏日照，路面上爬满了厚厚的藓苔地锦，加上腐烂的落叶，极为湿滑；稍微不慎，即会

仆倒在地，备极辛苦。约莫三小时，才能到达字老。

字老又名申老，标高一千公尺，属玉峰村管辖。那儿视野大开，显得辽阔无极。对面的西旧斯山、马里克湾山、西堡溪山等山稜线绵延不止，像一堵巍峨的巨墙，气势磅礴，直耸云天。脚下即万丈峡谷，马里克湾溪细小的像一条深蓝色的带子，翻滚着白浪在底下流过。半山腰间，一条依稀可辨识的小径，就在一座座的山间缠绕着，缠绕着远在天边的那些小小的部落。

田蒲是那些部落中最接近的一个，离字老只有七公里半的路程，但迂迴曲折，步行仍须二个小时。好在这段路已经打通了。目前这段山路上，有两辆小卡车担当运输的重任，是由两位平地人上来经营的。搭一程二十五元，物货另计，每天对开四趟，每趟仅须三十分即可到达，给当地带来了不少的方便。

田蒲到秀峦，虽是一路下山，也有三个小时的路程。一路上都可看到广袤的竹林，竹林之后又进入浓密的原始林中，不见天日，阴森森地充满着寒意。小径两旁的草丛中，时时会响起簌簌的滑动声，那都是蛇类的杰作。有的没隐避好，一大截令人恶心的醜陋躯壳便露出来了；或盘在枝头上缩头探脑，什么花样都有，叫人格外心惊胆战。

秀峦部落，刚好嵌于秀峦村的谷底，是整个秀峦村中最大也是最低的部落。部落的尾端，有一座长达百公尺的吊桥，横跨在萨加牙珍溪上。木板腐朽得快掉光了，只剩几条缆绳挂在半空中摇晃着，踏上后就像个大摇篮。那是通往泰岗的唯一通道，每天人来人往，十分频繁。

过了吊桥，又得开始爬坡。这段山坡比字老的还陡，几乎是垂直而上的。举步维艰，难以为继，即使山胞也无法一气呵成。故沿途中搭了许多简陋的凉亭，一篷簑草，几根杉木，孤立于悬崖之间，别具风味。然也时常成为蛇类的休憩之所，盘据不去，喧宾

夺主。泰岗，便得如此跋涉三个多小时，才能到达。

绕过泰岗之后，可以看到基那衣那座黑沉沉的巨山了。该山标高2573公尺，尖峭陡拔，在强烈的日照下，依然暗绿一团。塔克金溪自大霸尖山流经该山，在深不可测的峡谷里滔滔奔流，看得令人目眩神摇。山路沿着河谷，蜿蜒蜿蜒，四周的山一如魔山基那衣，都是阴沉着脸。大约三个小时之后，新光的部落就遥遥在望了。那些低矮的竹屋，坍塌的竹篱，小狗的吠声，光着屁股的泰雅小孩，一个个都变得清晰了。

那儿，就是新光。

笔者走完这段路，总共花了两天的时间。当我放下二十公斤的大背包时，只觉得浑身轻飘飘的，整个人像要飞起来一般。却顾所来径，一片暮云低垂。山上，看不见落日，落日在山的那一边；那儿，已是另外的一个世界。

二、山穷水尽一孤村

从新竹县的放大图上看起来，尖石乡的形状就像一个不规则的哑铃。两端膨大，腹部缩小，绵亘在中央山脉之上。秀峦村即位于这个哑铃的底端，已深深地探进了中央山脉的巨峰之间，故地形上显得极为错综复杂。东以西旧斯山、诗仑山等雪山山脉与宜兰为界，南以诗仑山、布秀兰山与台中相隔，西南则有布秀兰山、大霸尖山、伊泽山、石鹿大山等著名高峰耸峙，与苗栗互为表里。

除了这些明显的县界外，在本乡内，由于层层的高峰分割，也清晰的拥有它自己的界山。西边以青山、石鹿大山等山稜线与五峰乡为界，西北以香衫山、富屯山紧邻锦屏村，东北则以西旧斯山、马里克湾山、西堡溪山隔开了玉峰村。

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山地里，秀峦村的炊烟孤独地黯入群山的黑影之中，这支曾经是最强悍的深山部族，就在那人烟绝迹之处生活了下来。三百六十七平方公里的广袤山地，孕育着世代代的泰雅人强悍的性格，也孕育着他们对山川河流的一种母性的依恋。

传说中的泰雅族的始祖，诞生在大霸尖山上。相传浑沌初开时，大霸尖山上有一块极为突出的巨石，里面藏有一男一女，被蕃竿鸟（泰雅人称之为siliak，为一种神鸟）看到后，每天就在石块前啼叫，祈祷人类的出生。果然有一天，轰然一声巨响，大石裂开为二，走出一对男女，这就是泰雅族的源起；在他们看来，当然也是所有人类的源起。

另外还有一种说法，也相当流行。谓太古时代，中央山脉的bunohou地方，有一棵大树，这棵树的形状特别奇怪，半面为木质，半面为岩石，后来这棵树化为神，里面出现一对男女，泰雅族即赖以繁衍下来。

这两则神话的原型，虽已遭人类学家的否决，渐渐失去了神秘的色彩，但我们不难从这儿了解到若干初民的心态。这种对于山岳的崇拜之情，可以说是源于对原始图腾的敬畏心理，今日泰雅人依旧以大霸尖山作为他们的“祖山”，亦可说是这种心理的延续。

比较可靠的说法，秀峦村的泰雅人应该属于基那衣（或译金孩儿）番的一支。距今约三百二十多年前，从马嘉那儿社分出，逐渐向北移动，终于沿着控溪到了基那衣山的东北边，暂时在那儿定居下来。控溪上游一带原为不毛之地，求生极为不易。二十年后，他们再度迁移到泰岗一带，才正式定居下来。

泰岗位于萨加牙珍溪与塔克金溪的合流点上，标高一千余公尺，原属能高山的白狗番聚居之所，基那衣番盘据之后，即成为他们的山社。初时拥有三个部落，毗邻而居，生活尚称安定。后来子孙繁殖，原有的土地不足以维生，他们便纷纷迁出，另谋发展。

一百四十年前，泰岗社的两家兄弟，在基那衣山的北麓哈格溪一代发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，极适合永久定居。他们兄弟便迁移过去，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山社，名为幼罗，日据时代改称养老迄今。

在那同时，另有泰岗社的一群人，沿着萨加牙珍溪到了基那衣山的西北麓，在海拔一千五百余公尺之处结社，此即他拉卡斯社。

二十年后，又有一批泰岗迁出的社番，在基那衣山的源头，发现了一块适合居住的新天地。由于该地气候温和，土地不错，遂相邀迁移过去，聚居而称锦罗社，亦即今日的锦路。

除了这几个山社，今日还能从古籍中勉强去揣测它们原始的轮廓外，其余的都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，永远没有人知道它们那儿来的？那儿去了？

历史在这些黑暗茫昧的部落间，原就不具备什么意义的；进化的原则除了表现在生存竞争上的杀戮外，也留不下什么特别的痕迹。对于隐藏在这段黑暗中的秀峦村泰雅人，又何能例外？

可是，当李栋山响起了震撼人心的杀声后，这页泰雅人用鲜血写成的历史，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。

三、血染李栋山

一九一〇年（日明治四十三年）日本当局为了进一步开发山地，控制生番，拟定了一份全面整顿计划，谓之隘勇线前进计划。一向与世隔绝的偏远山区，从此就不得安宁了。

新竹方面的前进行动，始于五月四日。前进队在向天湖警所集结后，越过汕罗山稜线，占领了各山头阵地，与石加鹿番正面接触，双方相持数天未有进展。后石加鹿番屡次偷袭，斩杀日警数名，但终告不支遁去。前进队乃转移方向，溯内湾溪向乌嘴山前

进，沿途纷遭阻击，死伤无数，始攻占拉号社。山胞退至更高山头，相机突击，使得前进队无法前进。最后双方在田胜台高地展开火併，死伤累累，日警指挥官亦中弹而亡。

八月中旬，日方限期攻下李栋山鞍部，于是援军源源而来。经五次前进行动，逐步削平附近各大小山社，终于在第六次行动中占领李栋山鞍部，与桃园、宜兰方面的部队会于大崙溪。至此番情才稍平稳，结束了第一回合的前进行动。

翌年暴动又起，马里克湾番领先起事，煽动基那衣、他巴火、也巴干各社番，出没于隘勇警备线附近，杀人斩首，以为报复。沿线山胞也多闻声响应，声势愈来愈大。日本警方疲于应付，不得不拟定第二次李栋山隘勇线前进计划，并动员军方资助。

八月二日开始行动，大批军警再度围向李栋山。前进途中，突遭埋伏，伏尸遍野，伤亡惨重，一步也无法前进。居于这种劣势之下，日方急遣桃园警力加入战斗，展开数度白刃血战，依然无法解危。八月末，适有暴风雨来袭，风雨交加，云雾凄迷，山胞趁势发动猛攻，日本部队溃不成军，几被歼灭，最后只好狼狈撤退。马里克湾番和基那衣番，总算报了一箭之仇。

一九一二年，日方又拟就第三度隘勇线前进计划，专门用以对付马里克湾番和基那衣番。十月三日开始行动，拂晓即遭逆袭，两个分队长双双战死，其他死者三十余名，轻重伤三十余名。未发一枪一炮，就折兵损将，配备精良的日军竟然为之束手了。

日方在一再受挫的劣势下，开始挖掘坑道，作为前进时的掩蔽。并调遣大砲入山，构筑大砲阵地，作为前进时的重要据点。肉体毕竟不敌砲火，山胞尽量骁勇，终慑于巨砲的火力，开始后退了。

日方前进队此时配合桃园的援军，直扑李栋山本部，并占领该山区第一要冲乌来山，架配十二姆白砲。至此，马里克湾番的

各山社已完全暴露在白砲的火网之下，无所遁踪了。但是山胞並不因而屈服，他们决心死守，浴血奋战，便纷纷散入林中，进行突击。日方尝过这种苦头，未敢深入，只能继续架设铁丝网，配置白砲，防止他们突围。

在年余的战斗中，基那衣番扮演了最凶悍的角色，令日军丧胆。战事进行至此，各地山胞都已先后降服，马里克湾番亦形同瓦解，只有基那衣番依然顽强地抵抗，充份表现出他们骁勇善战，抵死不屈的本性。

一九一三年，日本总督府下定决心要讨平他们，在该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战。计动员三千军警，分属四个大队、砲队、救护队，另有挑夫向导无数，大举入山。并将总司令部设在李栋山上，由民政厅长官亲任总指挥官。面临大军压境，基那衣番毫不示弱，转战各山区，与日军展开惨烈的恶斗。李栋山上的砲声震天，杀声震野，基那衣番被猛烈的砲火炸得肢离破碎、身首异处，他们依旧前仆后继，冲锋陷阵。漫山的腥风血雨飘洒下，这场惨绝人寰的血战终于结束了。

基那衣番终于被讨平了，李栋山上残留下来的古堡却挺立迄今。昔日的烟硝烽火，如今是天边壮丽的晚霞；古战场上的累累尸身，转眼又是一片萋萋的野草，战时的古堡都已经苍老不堪了。今日的泰雅人，仰视那块祖先的白骨堆成的巨碑时，他们又会如何想呢？那必然是一座无可置疑的圣山吧！那残堡必也是一座最牢固的精神堡垒了。

四、今日的泰雅人

历史的黑暗面，终会渐渐隐去的。秀峦村的泰雅人历经日本的统治，六十余年来，蒙在他们脸上的那层阴影——那黑色的基那衣所象征的凶悍残暴的魑魅巨影——已不复见了。秀峦村的炊烟依旧袅袅的上升，守在原来的部落里，他们像遁迹世外的隐者。

虽然落后、贫穷，却是愉快而知足的。

今日的秀峦村，辖有田蒲、秀峦、泰岗、养老、锦路、新光及镇西堡七个部落。面积广达三百六十七平方公里，几占新竹全县的五分之一；但只有二百三十三户，一千四百五十人的入口。加以各部落间极度分散，地广人稀。自然显得荒凉辽阔，渺无人迹了。

泰雅人现时的基层组织，依照平地一般村里，底下分为若干邻户。但大体上看来，仍然脱离不了传统的部落和山社的组织型態。或许是那些部落都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，后代子孙沿袭下来少有更动，便得以保存了原有的轮廓。故从外表上看起来，它们具有的传统部落色彩，是十分浓厚的。

再从他们聚居的部落来看，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竹片搭成的，低矮而简陋。很少开窗，里面总是黑漆漆的，散发着一股湿重的地气。较进步的家庭，已懂得隔间，并另造厨厕，但这毕竟只是少数。一般而言，进了大门，就会看到简陋零乱的床铺，都是用木板和竹子拼凑成的。除了床铺，顶多再放一两张老旧的桌椅，墙角堆些木柴工具，以及锅铲、盥盆等等零星的炊具，此外，就空得一无所有了。这几件寒伧的傢私，配上一个空壳子般的竹房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。生活在他们原就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，凭着这些，就足以让他们生存下去了。

早晨的秀峦村，在淡紫色的山岚轻掩下，总是显得出奇的宁静和平。当阳光跨过层层的山峦，照射在山坡谷底时，泰雅人便离开了部落，到田里工作去了。只留下一些无法工作的老弱妇孺看家，有的干脆紧闭门窗，全家出动。这时整个部落几乎空无一人，十分冷清。遇上农忙期间，根本就是空城一座，连猫狗之类的畜牲亦难得一见。

泰雅人的山田，多在山坡、谷底，远离部落，往返十分费时，山田又无须特殊的照顾。故他们实际在工作上的时间并不多。只是做些除草松土的活儿，其余的时间便在旁

边休息，等到时间差不多了，才回到部落去。

黄昏到晚上的这段时间，是部落内最热闹的时刻。做活的大人回来了，小孩放学回家了，妇女们吆喝着在庭院里舂米，还得煮饭做菜，料理家务，显得十分繁忙而吵杂。大致说来，晚饭算是他们较重视的一餐，但看起来他们的饮食水准，与平地人仍有一段的距离。一般家庭都是以小米做为主食，佐以蕃薯。小米煮后湿粘无味，极难下咽，蕃薯还算差强人意。贫困的家庭，就靠这两样食物充饥，不加菜肴。笔者有次应邀到某家吃饭，他们虽特地买了几斤腌肉助阵，而我半碗小米竟无法吃毕。那猪肉更是酸咸得令人欲呕，承他们好意，殷勤的直往我的碗里猛挟，基于礼貌，笔者只好闷着气往下吞了。

有许多家庭，至今仍没有在桌上进餐的习惯。最可见的情形，是在地面上放一块木板，将饭菜置于木板上，大家蹲围在一起，或散在土阶门槛上。吃饭原是一种享受，泰雅人反倒像在受罪了。但他们吃得非常愉快，对食物和蹲跪的方式从来不曾有过挑剔抱怨。在他们看来，用筷用餐，已是文明上的一大跃进，并颇为沾沾自喜呢！

与这种现象极不调和，使外人纳闷不已的，是他们纵酒、狂饮的积习依然存在。泰雅是一个嗜酒的部族，他们强烈强悍的族性，表现着举杯狂饮，非至烂醉如泥，决不罢休。今日的泰雅人已不再“出草”，结果便是进一步的在酒精中麻醉自己。一醉解千愁，醉眼惺忪的世界，成了他们逃避烦恼的最佳庇护所。酗酒、闹事、打架，已是秀峦村的一个传统了。所以饭菜可以不吃，酒可得每日照饮。小店里的米酒供不应求，醉酒的汉子东倒西歪，泰雅人就是这么令人难以了解。

夜幕垂下后，这个村子便从灰暗的暮色逐渐深浓成见不着底的墨黑。夜色在这个深

山的部落里，是阴森而恐怖的。世界消失了，泰雅人点起的烛炬在部落里暗淡地燃烧着，吃过饭不久，他们就得上床睡觉了。因为上帝赐给他们的是一个完全的黑色的部落，爱迪生的手伸不到这么偏远的山地，光明离他们仍然是十分遥远的呀！

五、山田烧垦的农业景观

山田烧垦，是原始土著开始懂得如何生产后，所采取的第一种生产方式。秀峦村的泰雅人，禀承了他们祖先的遗传，在这么多年之后，依然保存着这种方式。这段期间已非常地久远了，生产的技术容或已有改进，生产的方法也一再更新，然而本质上，仍然属于山田烧垦的景观。

日据时代，虽曾引入水稻的栽培技术，以图改变山区的农作，但是总是失败。因为山坡地极难有足够的平面，水土的保持又是一大难题，灌溉上尤其困难重重。因此在秀峦村，水稻种植业只能在一些梯田里做零星的点缀，无法取代传统的山田农作的地位。

秀峦村拥有相当纵深的保留地，这些保留地并没有一定的主权，谁有能力开垦，土地就属于谁的。

山田烧垦，顾名思义，乃是先行烧去地面上的草丛，然后再从事开垦。一方面它开出空间来，一方面则以灰烬做为土地的养份，两者是息息相关的。在秀峦村，开垦通常分为前后两期，第一期自八月开始，到年底为止。第二期始于元月，而止于初夏，当这一切工作都完成后，就得准备播种了。

播种当以他们的主副食做为取舍的标准，泰雅人日常的食物是小米、玉米、旱稻、甘藷薯、山芋、豆类，故播种时多以这些食物为主。除了这些主要食物外，泰雅人也在部落附近或门前空地开有菜圃，种些萝卜、芥菜、豌豆、姜、葱、蒜等等，做为佐食。此种生产，完全视自己的需要，而不考

虑市场上的交易，充分表现出自给自足的闭锁式经济型态。

在种植上，他们多采混作的方式，利用高茎作物与低茎作物所占的不同空间，彼此配合种植。例如甘藷薯与小米、玉米和花生，即是经常的搭档，当小米或玉米成熟时，底下的花生与甘藷薯也指日可待了。对于泰雅人来说，混作不但可以增加他们的生产，同时也减低了他们的劳力，可以说是一种最理想的种植方式。

但山田烧垦的地力易遭破坏，在超出一定的时限之后，地力就会消失殆尽。因此在发现地力逐日减低，养份不够时，就得让它休息几年，另到别处开垦新地，此即休耕制度的由来。

今日秀峦村的山坡上或山谷里，到处都可看到荒废的田园，弃置一旁任由烈日恶毒地烧烤。须知这不是已枯槁而亡，而是在微弱的喘息里蕴蓄更充沛的养分，待日后茁长出更活泼的生命。

六、渐趋式微的狩猎业

在传统的部落社会里，除了开垦，泰雅人的主要工作便是狩猎。在较久远的时代中，狩猎的重要性甚至凌驾于开垦之上，足以供给部落生活所需。事实上，不论远古或现代，泰雅的儿童到了十岁以后，便得学习如何猎取他们生平的第一只猎物，做为他们是否臻于成熟的证据。在深山里，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技能，所以狩猎是极为神圣正当的工作。每当农忙过后，他们就得准备火药枪械，到深山里追捕他们的猎物去了。

由于狩猎直接关系到他们部落早期生活的绝续，泰雅人在极端谨慎的从事这项工作时，难免会祈求祖灵护佑，便很自然的将之神化而发展成某些宗教仪式。例如丰年祭前一年一度的集体围猎，整个部落须以最虔敬的态度，誓守许多被认为触犯神旨的禁忌。



今日的泰雅人虽不必墨守成规，然而某些禁忌仍然是存在的。例如落草鸟啼声即是危险的讯号，若贸然前进、必遭凶害。在行猎途中，须保持肃静，不得欢笑喧哗。喧哗是最大的不敬，不但猎不到野兽，还会招来灾祸。

秀峦村已属原始山区，为野兽鸟禽出没之处。对泰雅人来说，这些动物即是他们豢养的家禽家畜，因此那广大的原始山林，事实上都可视为他们蕴藏丰富的财富。这些财富，包括山羊、山鹿、山猪、山雉、野兔，乃至骇人听闻的狗熊豺狼等，式样繁多，应有尽有。

这些财物虽多，但都属善于飞窜奔跑的“动产”，要想得到他们，仍须花一番心血。泰雅人行猎的方法有二，一是持猎枪伺机追捕，另一则是预设陷阱，等他们自投罗网。两者之中，以追捕较为重要。

在追捕方面，又可分为两种。一是在部落附近，一日可以往返的山区就近行猎，只能猎些较小的动物。若图放长线钓大鱼，就须携带粮食衣物，深入荒山野林，一路追捕，总得四、五天后才得以回来。泰雅人体健善于爬山，对附近山区了若指掌，因此他们多喜长途远征，冀图一网打尽，满载而归。

笔者逗留秀峦期间，最喜与他们一同出猎。起先只敢在附近山区观望，后来经过几位年轻山胞极力怂恿，也进过一次深山。大致说来，泰雅人的狩猎技巧相当高明，枪法精确，很少失手。笔者眼力一向不错，然进了深山竟形同半个瞎子，每次猎枪响后，猎物掉下来了，还不知掉在那儿，而山胞已飞快窜入谷底的乱林丛中，转瞬提着血淋淋的猎物出来。此外，他们强韧的生命力也令人叹为观止。翻山越岭，固属家常便饭；夜间露宿时，一床薄毯，一堆篝火，就足够取暖。笔者裹于层层被毯中，望着猎寮外黑沉沉的莽林，十月末的凛烈寒气竟冻得我整夜未曾合眼。相较之下，才会佩服他们天赋的异禀。

秀峦山区至今仍然有狗熊出没，成为泰雅人狩猎时最大的克星。每年十月稍，大霸尖山上有飘雪的征兆时，这些庞大的野兽，便会迁往秀峦附近的山区。狗熊性情凶暴，飞跃于山崖溪涧，矫若猿猴；兼以双臂孔武有力，极难对付。据说百公尺内被它撞到，即难以活命。多年前时有惨剧发生，近年来倒较平静。秀峦的隔邻玉峰村，有一对兄弟以猎狗熊闻名，他们两人的英雄事迹最为泰雅人津津乐道。

据他们说，猎狗熊有一诀窍，须先射杀它的肩胛骨，使它们双臂不能动弹后，才有办法接近。但大多数的泰雅人仍然敬鬼神而远之，谈狗熊而色变。笔者那次出猎，未遇上狗熊，不知是该庆幸或遗憾。但树干间留下的掌痕却是看到了，一拂掌之间，赫然凹下数印，力劲之大可想而知。

尽管如今还有许多人入山狩猎，但狩猎业之趋向没落，已是相当明显的事实。由于多年来的滥杀，山林里的许多野兽已濒于绝种。泰雅人的财富已被淘空了，空谷绝响，今日的泰雅人，仅能在夜间射杀若干飞鼠，来回忆过去那段满载而归的日子了。

猎物确是少见，然而另一种植物，却从腐烂的木头里开出了黄金般的花朵，照亮了这深山的部落，那——就是香菇。

七、新希望！香菇

属于秀峦村的漫长岁月，向来是平静而沉寂的，很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打破这一恒常的秩序——一个形同对外封闭的小部落世界。可是，当香菇闯入他们的生活圈子后，这个小世界，在一夕之间，大大地朝外开放。

香菇可分为野生菇和人工菇两种。野生菇当然指野外自然生长的，人工菇则是由人工栽培出来的。两者的来源不同，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有异；前者算是大自然的赐与，后

者则是人类双手劳力的结果。对秀峦村的泰雅人来说，后者显然具有与他们传统的社会截然不同的意义。

野生菇多寄生在腐烂的木头上，只要将木头砍下，打上小洞，放在较潮湿的地方，任由风吹雨打，那些小洞之间，即会长出草状的黄褐色小植物，那就是市场上被视为珍品的香菇。

人工菇的栽培远较野生菇为麻烦。每段木头长约四尺，先用铁锤在上面打洞，在每个洞里放入香菇的种子，然后用薄木片盖住，放在山上阴霉潮湿之处。两个月内，须将木头扶起，使呈直立状。一年之后，即有香菇长出。

泰雅人栽培香菇，有一特别的工夫，称之为“打香菇”。每逢山上豪雨时，便立即上山，将每一根木头上下倒置，据说有助香菇的生长。因此雨水期内，泰雅人便得格外忙碌，纷纷上山打香菇。有时一天要跑好几趟，上上下下，可真是既兴奋又愉快，因为每打一次，香菇的生长便更见效果，难怪他们乐此不疲了。

香菇种子采瓶装，一瓶约重一斤，价值二十五元，可以种一根木头。他们栽种的数量多寡不一，有能力者，一次种上十余瓶。最穷困的人家，也会弄几根木头点缀点缀。因此香菇栽培业，已在秀峦村内全面生根，并蓬勃地发展起来了。

据说秀峦村的香菇，因拥有十分优良的气候和环境，而成为香菇市场上顶尖的热门货。每年八、九月到翌年初，是香菇出产的旺季。每家的烤房里都冒着淡淡的轻烟，大家忙着将采下来的香菇烤干，然后盛在筐筐里，放在屋顶上晒太阳。浓郁的芳香在阳光的蒸腾下四溢飞散，整个村子都笼罩在这香味之中，令人陶醉。

然后中盘商们算准了日期，便纷纷赶上山来，沿门挨户的看货色、讲价钱，秀峦村俨然成为一个临时的小市集，热闹非常。价

钱谈妥后，中盘商使雇了挑工，将一袋袋的香菇挑到山下去，也有些山胞不愿卖给他们，直接挑到竹东市场去批发。因此一路上都是成群结队的汉子，摇晃着沉重的扁担，一路吆喝着下山。一向沉默寡言的荒山，也分享了他们的喜气，在幽暗的谷底愉快的回应着。

笔者上山途中，正好碰上这阵热潮，挑工络绎于途，极为壮观。有时未见人影，已先闻人声。那些声音又是陌生的山地腔调，叽哩咕噜，响亮而快捷，更使人觉得那是多么愉快的语言。笔者佇立路边，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没入浓密的树丛后，总会无端地感动着。那种充溢着活力，满怀着希望的笑声，也唯有在那偏僻的山地才能听得到吧！

香菇，给秀峦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，也加重了泰雅人的嗜酒习性，使得这些血汗换来的代价在一夜之间狂饮而尽。从竹东回来的挑夫，都变成了疯言狂语的醉汉，踉踉跄跄的从山下的酒家颠踉上来，两个口袋早已空空如也。没有下山的，也在村子的小店里开怀畅饮，一把一把的钞票，换来的只是暂时的刺激与麻醉。当他们第二天从小店的土阶下醒过来，口袋里也空了。但他们并不觉得惋惜，拍拍屁股，又回去蹲着啃那又粗又硬的甘薯皮了。

先不管这些香菇带给秀峦村的到底是利，是弊，是功，是过，它们确已成功地打开了泰雅族多年来闭锁式的经济型态，与外界的整体经济活动取得了联系，这是一无可争议的事实。单从这方面来看，香菇所代表的意义，竟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。泰雅人应该意识到，属于他们的一个新时代，已经来临了。

八、风俗习惯的变迁

要了解一个民族或种族，从他们的风俗习惯上着手，是一条公认的正途，也是一条捷径。近世的民族学家、人类学家，最喜

欢在这上面大作文章，可以看出那儿的的确蕴藏着某些值得吾人深入挖掘的宝藏。

拿泰雅人来说，今日的泰雅人与原来的泰雅人已有一段距离了，最明显的莫过于风俗习惯上的变迁。这里牵涉到的问题十分复杂，是笔者无法也不愿在这儿深入分析的。我们仅从俯瞰的角度，来观察一些较为突出的实例。

今日，存在于上下两代之间，最明显、最易为我们察觉的差异，无疑是他们脸上的刺纹。一般而言，五、六十岁左右的老人，他们的脸上都刺有花纹。男的刺在额上和额下，呈宽约一公分的长条状。女的除了额上外，最主要的是在双颊上，从双耳向鼻翼两侧集中，几乎占了整个下巴。

刺纹的原始意义，是做为一种区分的标帜，男的必须出草斩过人头，女的则须学会纺织，才有刺面的资格。故这标帜是一种成熟的表征，也是古老的部落里受人尊重的对象。日据时代，日本政府为达到驯服的目的，强制他们一律取消刺纹，故之，六十岁以下的人就少见了。

除了刺纹，泰雅族尚有凿齿的习惯。泰雅孩童到八、九岁时，父母就会将他们左右亚门齿拔掉；拔下来的牙齿，必须埋在门外。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据长辈解释，可能是为了增加泰雅人的美感。尤其对女人来说，拔了牙齿之后，笑起来倍觉娇媚。基于此种审美观点，凿齿竟蔚而成风，世代沿袭下来。但最近这个习惯也已被放弃，对喜欢嚼槟榔者而言，实乃一大福音。

婚姻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，泰雅人自也不例外。这牵涉到男女两性之间的某些关系，包括他们的认识、交往、订婚，到结婚生子，可以说是整体性的。从这儿，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泰雅人，如何揭开存在两性之间的神秘，并进一步繁衍他们的子孙。

青春期以前的男女，并无显著的不同，故从小男女在一起嬉戏玩耍，是被允许

的。但进入青春期之后，他们之间的界限，就被清楚地划开了。未婚男女平时虽可在一起，但绝不可涉及性的问题。不但实际行动上不容越轨，在言谈举止间亦不可有轻浮猥亵状。婚前的性行为被视为背德、淫乱，是泰雅族最大的禁忌之一。若偷食禁果，必遭最严厉的神谴，为部落所不容。

事实上，年轻男女相处在一起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。大多数夫妇，婚前并不认识，在这种闭塞的社会风气下，媒人就负起了牵红线的全责；而这媒人，通常都是由父母亲客串的。男方若属意某家女孩，便得央父母亲前往提亲。女方若答应了，这门亲事就算定了，以后再详议聘金、嫁妆及订亲的日期。从前的聘金用的是贝币，嫁妆通常为男性日常的用具，如刀、箭、弓、农具等等。

订亲之后，男女双方可开始交往，但不得在公共场所公然露面。大多在晚上由男方到女方家里拜访。女方家人会自动避开，让他们有独处谈情的机会。若没有足够空间，女的便会带男的到臥房去。若天晚了，不便回去，女的会留男的在那儿过夜。两人同睡一起，可拥抱爱抚，但绝不可发生性行为。

通常订婚之后，便会很快的举行婚礼。传统的泰雅社会里，结婚是最大的喜庆，整个部落的人都要去参加，婚礼在男方家里举行，男方必须预备许多酒食请客。通宵达旦，饮酒作乐，唱歌跳舞，总要狂欢三昼夜，才各自散去。这对男女，便正式结合为夫妻，男耕女织，开始他们共同的生活。

往昔还盛行抢婚，这是部落里允许的一种怪异风俗。男方如果说亲不成，而偏又对该女念念不忘，他们的父兄便会找机会将女孩绑架过来隐藏到深山里，然后去威胁女孩的家长，要他们答应这门亲事。女方若屈服了，则顷刻之间，化仇家为亲家，将女的送下山来，完璧归赵，择吉成亲。若女方不答应，双方可能会发生冲突，或由老头出面调停。女方再坚持不肯，男方只好乖乖放人，

道欠了事。这种蛮干的方法，成功率是一半一半。幸运的有押寨夫人，不幸的只是空忙一场，仍是光棍一个。当然，若行有余力，他可再去绑架别家少女。故女儿若貌美出众，也是一大累赘，父母须随时戒备，以防不测。

男方迎亲，大致如此。此外，女方招赘，也十分盛行。通常是女孩上无兄长，下无幼弟，只好征求入赘之宾，以维家业。

男女结婚之后，所面临的第一桩大事便是生产。在泰雅人的古老观念中，生命是神所赐与，故婴孩是禀承上天意旨降生到世界上来的；不能生产，也是上天的决定，做为对人类的一种惩罚，因此不能生产者，必然犯了什么禁忌，为部族所不齿。

孕妇怀胎十月后，就接近了产期。由于泰雅人迷信平时工作愈努力，则分娩时可免受许多痛苦，所以他们进入产期后，仍抱着便便大腹上田作活。往昔泰雅人的流产率极高，极可能是这种因素所造成。即或未必流产，也多产于野外，由产妇一人将婴儿生下来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但求安全，无法顾及什么卫生，对产妇与婴孩都极不利。

房内生产，可获得较多的照顾，一般由母亲或部落里的产婆前来接生。男人家小不得停留观望，否则即是犯忌，生产中会遭到波折，增加产妇的痛苦。

婴儿诞生后，剪下来的脐带须埋于墙角，以防止暴露于外，触犯神明。家里这时就要酿酒做糕，分请邻近亲友，以为祝贺，并征求长辈的意见，做为婴儿命名的参考。

泰雅人名字中没有姓，只冠以父亲或母亲的名字。通常都是子女的名字在前，父母的名字在后，为连名制。但平时呼唤，仅呼其本名。有些仿古代的头目、英雄，冀望能成龙成虎；有些则仿照动植物命名，就地取材，省去不少麻烦。日据时代受日本奴化教育，一度相当盛行太郎、次郎，现在则干脆交由户籍人员的灵感去自由发挥了。

死亡是人类最后的归宿，这个归宿对泰雅人来说，则是一个鬼灵的世界。生命既由鬼神所赐与，则生命之消失必也是由鬼神所收回。当鬼神所象征的一种最后的命运降到他们的身上，这个人就要死亡了。

泰雅人死后，须洗净身子，穿戴整齐，使身体保持蹲坐的姿态。两膝收缩，双手合抱于胸前，除了头部以外，全身裹以毛毯，然后埋于他的床铺底下。埋葬时，须备有刀枪、弓矢、食物等殉葬品，并等所有的亲人都到齐后，才能入土。尸体不置棺木，仅裹以毯子，并盖上一块石板，其余空隙填以泥土，用脚踏平。那阴暗的泥土里，就是他安息之所了。再有家人死亡，则葬于其侧；若已客满，这家就得另迁新居，将原有的房子全部让给幽灵们居住。

人死后必须守丧，泰雅人守丧约十余天之久。这段期间内不能饮酒吃肉，洗澡梳头，只能守在家中伤心流泪。部落里也多休息一天，到丧宅去祭拜，以表示他们的哀悼。

这许许多多的奇风异俗，表现了泰雅人对他们所生存的空间、所遭遇的人事、所祀奉的鬼神的一些基本态度和看法。唯有透过这诸多的生活层次，我们方足以了解这个部族在早期的生态环境下，如何发展出他们的生活原则，并从而窥出变化的痕迹。今日的泰雅人，已进化到让我们看不到这些痕迹的地步了。他们吸收的愈多，失去的也就愈多，但——这毕竟是个好现象啊！

九、宗教信仰活动

本文在谈到泰雅人的若干风俗习惯时，已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他们的宗教信仰。可见信仰这种东西，是多么有力的支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。但是真正要谈他们的信仰时，却又很难掌握其内容，即使问他们自己，恐怕也答不出所以然来。

人类学家们曾针对这个问题做过一番研